

散文

过年

郭志刚

在农村,人们把过春节叫过年。这是一年中最隆重最盛大的节日,它承载了中国人最热烈的情感和美好寄托。

办年货

进入腊月,年越来越接近,年味也越来越浓。但真正的过年是从腊八开始的,俗话说:“吃了腊八饭,就把年货办。”小时候物资非常匮乏,人们家里也都没钱,年货都是一点一点地置办的,不到年三十就准备不齐。人们见面总是问:“齐了吧?”准备年货成了每家每户最大的事,也是最重的负担。有的人家看上一个小猪崽,养一年就等着过年杀了,这样就可以过一个“肥年”,左邻右舍都羡慕不已。

准备年货要赶“年集”。这个时候,农村的集市一下子热闹起来,年画、对子、蜡烛、鞭炮、鸡鱼肉蛋、油盐酱醋,各种各样的年货应有尽有、琳琅满目。尤其是孩子们兴奋得从集这头转到集那头,姑娘要花,小子要炮,熊孩子们则特别喜欢“摔炮”,经常恶作剧地往人堆里扔。而大人们除了买一些吃穿用的外,最重要最在意的是要请一幅主席像贴在中堂,还要认真挑选一张好年画。当时年画大都是《沙家浜》《红灯记》等革命样板戏的剧照,像李玉和、郭建光、江水英等英雄人物,贴上后,满室生辉。

一般人家准备年货,首先要蒸馍。把平时舍不得吃的小麦淘净晾干,用石磨磨成又白又细的好面。别小看蒸馍,这里的学问大着呢,这是农村妇女展示手艺的绝佳机会。手艺好的,不但馍蒸得有味,馍的形状也好看。这个时候,妇女们就显得非常有地位,脸上有光彩。最精彩的要数做花馍,妇女们各显其能,做成各种各样的花形,非常好看。尤其是最后蒸枣山,更是把蒸馍的技艺推向顶峰。全家人使出浑身解数,力求把枣山做得“高大上”。这样过年时摆在堂

屋条几上,就会受到亲戚朋友的夸奖,非常有面子。蒸馍时还有许多小细节也非常有意思,比如小孩子不许乱说话,第一笼馍起锅要先敬天敬地敬祖宗,孩子们再急,也不能先吃。条件好的蒸馍里面放大枣,条件不好的放些胡萝卜块,有时图个吉利,还放些硬币。

蒸好馍,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就是炸东西。人们炸油条、炸馓子、炸丸子、炸酥肉、炸粉皮、炸豆腐,还有炸藕片、炸梅豆角的,反正尽是好吃的。这个时候一贯清贫寡淡的农家一下子满院飘香。那时候没有好油,人们都是用菜籽油、棉籽油,要是谁家买上了香油(芝麻油),炸出来的东西就特别好吃。但孩子们最盼望的还是熬肉,人们一年到头难得吃上几回肉,这个时候就可以大快朵颐,过一下嘴瘾。你看孩子们啃骨头的那个样子,那真就叫馋叫香,这是人们童年记忆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大年三十

大年三十,人们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堂屋收拾得像模像样,然后贴门神,贴春联,贴年画,一派喜气洋洋。春联,农村叫对子,很有意思。传统的对子有“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有文化的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不仅贴门对,院子里还要贴“满院春光”,一出门要贴“出门见喜”,粮仓上要贴“五谷丰登”,猪圈要贴“六畜兴旺”,车上要贴“出行平安”。而孩子们最喜欢的是门神,有的是秦琼、敬德,有的是关羽、张飞,拿着大刀、长矛,甚是威武。听大人讲,贴门神可以驱邪避鬼,保家庭平安。我们来看电影《白毛女》,喜儿家虽然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但还是要请门神。喜儿唱:“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家;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贴门神、贴对联是

过年最重要最神圣的仪式,人们都祈盼新的一年吉祥平安、幸福美满。

在豫东农村,三十下午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就是要到老坟院里,请过世的老人回家过年。一般要由有地位的当家的男人到老人坟前去请。过完年,初一还要把老人送回来。这不是迷信,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代代相传的良好家风,它寄托了人们对祖先对父母的感恩和怀念之情。

过年最重要的仪式是吃年夜饭,人们把一年里所有的财富和手艺都体现在年夜饭里,总是多做些菜,有的做六个菜,六六大顺,有的做十个菜,十全十美。要有鱼,年年有余;要有鸡,吉祥如意;要吃饺子,团团圆圆;吃面条,长长久久。年夜饭,吃的是喜悦,品的是亲情,缕缕饭香中闻到的是家的味道。一年一度的年夜饭对中国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家老小互敬互爱、共叙天伦,围坐餐桌旁,倍感幸福。

家人团聚往往令“一家之主”在精神上得到最大的安慰与满足,老人看儿孙满堂,一家大小共叙天伦,过去抚养子女所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而年轻的一辈人也可以借此机会向父母表达感激之情。

三十晚上,还有守岁的习俗。全家团聚,点起蜡烛或油灯,围坐炉旁闲聊,迎接新年。爱学习的孩子就通宵看书,据说这个时候读书记忆力非常好,今后会有大出息。这些都是对来年美好生活的向往。后来,有了电视,有了春节联欢晚会,一家人又围坐在一起享受“春晚”这道全国最丰盛的大餐。

说到三十晚上,我想起了父亲的一段往事。我父亲年轻时曾在洛阳工作,有一次他从洛阳回家过年,到了县城后就没有车了,步行往家赶,当时下着大雪,父亲赶到家的时候,有人家已经早起吃饭了。父亲为了和家

人团聚,竟在冰天雪地里走了将近一夜。

大年初一

备年货和年三十都是过年的铺垫和序幕,真正的热闹在大年初一。除夕夜刚过十二点,抢早的人家就开始放鞭炮,左邻右舍不甘落后,争先恐后要讨个彩头。那时候,人们很贫穷,但买鞭炮却都舍得花钱,刚开始是一千响、两千响的鞭炮,后来五千响、一万响,大家比谁家的鞭炮响、响得连、响得长。整个乡村,鞭炮齐鸣,震天响。平时爱睡懒觉的孩子一听到炮响,也不怕冷了,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慌着去拾炮。硝烟弥漫中,到处都是孩子们拾炮的身影,拾到了炮坠子(一盘炮后面比较大的炮),高兴得大声吆喝。也有难受尴尬的时候,有时候拾到哑炮,当时没响,但拾到手中却响了,把小孩子炸得哇哇大哭,但没过一会儿,勇敢的孩子咧咧嘴、搓搓手,又加入拾炮的行列中去了。

初一的早上,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大红的“福”字,绿色的“春”字贴满门庭,燃放过的“满堂红”鞭炮,碎红满地,灿若云锦,到处是一派春回大地、喜气洋洋的热闹景象。人们穿上新衣服,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去拜年。孩子们先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拜年,这个时候老人就要准备好压岁钱,给孩子们发红包,这是孩子们最高兴的时候。人们见了面相互问好,相互拜年,平常外出的人也都回到了家里,大家家长里短,今年挣了多少钱、谁家的儿子娶了媳妇、谁家的姑娘考上了大学……有说不完的话。有的聚在一起,喝起了小酒,有的逛庙会、听大戏。整个乡村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

过了初一,从初二大家就开始走亲戚了,一直到火树银花的正月十五,甚至二月二“龙抬头”,年才慢慢远去。①8

随笔

蝈蝈声悠扬

飞鸟



我时常去玲玲馍店买馍,一来二去就与开馍店的夫妻俩熟识了。老板大眼睛,身材有点胖,但不臃肿;老板娘个子不高,圆脸,眉毛又长又弯。他们馍店除了常规的蒸馍(圆馒头)外,还有花卷、糖包、杂面馒头等,兼卖面条、油饼、咸鸭蛋、腌菜之类。

玲玲馍店是大董村唯一的一家馍店,我有时担心他们突然不干了。我的肠胃打小被馍滋养,如果三天不见馍,浑身都会难受。我离家四处漂泊二十多年了,还是对馍情有独钟。有一年我在浙江柳市打工,到处找不见馍店,精神都萎靡了。后来找到了馍店,我没就菜一口气吃了两个馍,身心舒坦,强烈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大董村位于北京房山区阎村镇,交通便利,公交站和星城地铁站都在村口。我上下班路过馍店。这天下班我去买馍,老板娘坐在椅子上,老板帮她揉肩。看我进来,老板娘忙起身,给我拿馍。我每次都是买两个,进店不用说数量,他们都是直接拿给我。老板娘脸上有朵红云。老板说:“开馍店可累了,她肩膀疼。”老板娘没吱声,脸上那朵红云愈发大而亮了。我正想找句什么话打趣,忽然响起一串清脆的声音:蝈蝈、蝈蝈……

我循声望去,在案板上面的墙上,挂着一个竹制的小笼子,一只草绿色的蝈蝈,正在高歌。“你们喜欢蝈蝈?”我问。老板娘说:“喜欢。”老板说:“小玩意儿,年轻时经常养着玩儿。”他们夫妻俩看上去也就三十多岁,但再想想,三十多岁也不算年轻了。

我想起关于蝈蝈的两件事。一件是逮蝈蝈的事。我的家乡在豫东周口太康县,我是在县西逊母口镇一个宁静小村——夏村长大的。盛夏的田野绿海如潮,其间不乏蝈蝈的歌声。我循着歌声游进碧绿的豆田,风吹豆叶,像无数小手摇摆,而且鼓振出哗哗声,这给我的行动提供了保护。我靠近了一只蝈蝈,它正在鼓翅鸣唱,长触须左右微微动。我只要慢慢俯下身子,双手微拢,敏捷地一扑,就能逮住它。此时是下午五点左右,天空瓦蓝,澄澈深远,金色的阳光灿灿

烂,清风吹拂,没有感觉到热,空气里弥漫着各种草香、花香、鸟鸣,还有蝈蝈的歌声。我站直了身体,我下不去手了……

还有一件事。我们夏村和邵屯隔着一家村路,野丫头是邵屯的,我们站自家院里能望见彼此家的屋檐。她父母车祸去世后,跟着奶奶住。她下河摸鱼、上树掏鸟、腿上绑沙袋练腿功,她敢跟比她高两届的五年级男生打架,而且把男生打哭了,我们私下都喊她野丫头。她家堂屋门廊下一排七八个蝈蝈笼,每个笼里都养着擅歌的蝈蝈。有天中午,我溜进她家,想偷走一只最擅长鸣唱的蝈蝈,没想到,出门就与她撞了个满怀。我们都愣了。我放下蝈蝈笼就跑了,到家腿还打颤。吃晚饭时,野丫头来我家了。她手里提着那只最擅长鸣唱的蝈蝈,这是来告状的呀。我父亲脾气不好,我免不了要遭受皮肉之苦。我低着头。母亲说:“晓娴来了,吃过饭没?”野丫头说:“吃过了,婶。”母亲说:“来找辉玩吗?”野丫头说:“是的,我想送焦辉一只蝈蝈。”说着,她把手里的蝈蝈笼高举。我依然低头不说话,场面有点尴尬。母亲说:“辉,晓娴来找你玩呢!”我还是低头不说话。野丫头说:“焦辉,那我把蝈蝈放地上,记得每天给它换新鲜的豆叶,千万不要喂辣椒。”我依然沉默着。母亲说:“晓娴没事多来玩。”野丫头走后,父亲骂我:“你一个大人,还没有女孩大方,又不懂礼貌,知道什么叫待客之道吗!”母亲见不得我挨骂,说:“他刚上三年级,怎么能是大男人呢!”后来我初中辍学出外打工,很少在家。有一年过春节时,母亲说有人给我提了亲,说晓娴长得越来越漂亮……我一听是野丫头,一口回绝了。

有次我去玲玲馍店买馍,老板娘没在。蝈蝈声悠扬,我买完馍,没急着走,抬头望着蝈蝈。老板也抬头望着蝈蝈。老板悠悠地说:“我和我老婆的村子挨着,我们小时候常常一起逮蝈蝈,一起养蝈蝈。后来我们长大了,就结婚了……”③22

诗歌

故乡老屋

王海中

萧瑟的朔风
吹皱几枚枯叶
枯叶贴在老屋的脚跟
像一层层老茧
黛青的瓦松
在冷漠中哑摸孤寂
用沧桑的筋骨
让岁月无情地变老

窗格的木栅

长满滤筛时光的尘泥蛛网
风从脉络间随意进去
发出呜呜的鸣声

荒芜的锈锁
在朽枯的木板上结痂
像一页发黄的历史
任凭它去证明

笨驴的脊背

像夕阳下卧倒的老牛
在朔风中喘着粗气
反刍着昨日的
喜馬拉雅之梦

故乡老屋
我站在它的膝下留影
吟出瘦马和断肠诗
在记忆深处努力找寻
那飘逝在满院野蒿里的梦③22

诗歌

二月

王泉滔

寻春

溪水绕竹响沉沉,
岸柳丝丝芽初新。
十里东风犹徘徊,
早有踏雪寻春人。

立春

晓风如水月如牙,
一声雄鸡落霜花。
不见群鸟高飞处,
春光已散十万家。

春雪

乾坤万里景色娇,
散玉飞琼不寂寥。
欲向绿莎觅诗句,
白雪漫漫锁古桥。

迎春

漫道春姑脚步迟,
装点世界正此时。
雪中重来兴国寺,
玉树琼花十万枝。

夜读

灯光寂寂夜深深,
雪舞梅开问古今。

倘若世间人无病,
不碎万卷书生尘。

春来

池中芦芽叶尚黄,
堤上杨柳叶未长。
一轮红日临世界,
东风吹绿十万乡。

春色

雪色如画雨如诗,
润泽物华正当时。
遥看池塘芦芽短,
杨柳泛绿千万枝。

听雨

夜来风雨万物生,
天地无语百草萌。
又是一年春来到,
东风吹处柳青青。

春景

雨霖山川景不同,
风和日丽乐融融。
无须江南寻春去,
燕莺啼啭绿杨中。③22

随笔

河南第一味

张健全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中国人的嘴里是叫得很响的。吃饱,常常是要忽略味道的,在这个层次上,吃是以不饿为目的的,而吃好,则是在能吃饱之后的更高级的需求,所谓“享受美味乃人生一乐矣”。

那么,如果你要选出“河南第一味”,你会选什么吃食呢?面对这个问题,我相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河南人和去过河南的人,可能各有各的答案。

1978年,我这个农村出来的陕西娃参军入伍。1981年,部队领导推荐我参加了河南南阳的战士骨干班,学习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且在学习期间提了干,由普通战士升任干部。后来,我被任命为一个开发公司总经理,而任命的正当理由,正是我学习过“工业与民用建筑”。河南南阳之福气,对我福佑之及时,怎能不让我心存感激呢!

我因此有了爱屋及乌的偏见,我再看河南的平原,便认定它是天下最好的平原;我再看奔腾在中原大地上的黄河,再唱激情澎湃的《黄河大合唱》,便认为黄河是天下最壮美的河流;我看河南的名胜古迹,亦觉得它的的确是人杰地灵之地。如果要我回答“河南第一味”的问题,我恐怕也

会陷入左右为难之境。因为,河南的美味太多。它们苦则有苦的难度,辣则有辣的刺激,酸则有酸的爽口,甜则有甜的嫩滑。五味杂陈其间,排哪个是第一呢?

胡辣汤。河南是胡辣汤的省属故乡,而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逍遥镇,是胡辣汤的发源地。这一碗汤,在此调制、延绵了上千年。

众所周知,河南是华夏文明的核心板块,周口乃河南的重要组成部分。周口,民国以前称为“周家口”,是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的一处繁华漕运码头,新中国成立以后,改为周口。周口之西华县,既是“女媧补天”之女媧娘娘这个神化形象的故里,又是第一碗“胡辣汤”出锅的地方。

兔年初,老家在河南周口的北京朋友蒋建伟先生快递给我一大堆年货。他是知道我的“豫之缘”,所以早就把我纳入“乡党”的行列。于是,他每每收到家乡土特产,就要与我分享。

到了腊月二十三,我的手机微信收到了不少“小年吉祥”的问候,年味几自彼此日渐浓烈起来。这天天气奇冷,我外出回家,独自准备晚饭。因为防疫需要,我暂时不能与母亲同住,于是把母亲在郊区住所为我做的“粉

条夹馍”蒸在锅里。然后,我从建伟送我的年货中,打开一包胡辣汤料,按照包装袋上标注的食用说明一一操作起来:在锅里盛一大碗凉水,把胡辣汤料组袋装里的粉包、菜包、肉酱包、粉条包、脱水蔬菜包、醋包、香油包依次打开放入锅里,搅拌均匀后开水煮至水开即食。

我在寒冷的室外,头皮冻得发麻,几声咳嗽也让我有些紧张,我甚至怀疑自己可能冻感冒了。可一碗胡辣汤,热烫着我的嘴,快活着我的舌,滋润着我的胃。侵吞而下,碗已见底。“好不快哉,胡辣汤!”我好似水浒英雄喝干了三大碗白干一般,不由得感叹一句。

你还别笑我肤浅。我偏激地认为,一碗酒水,不过是清水与酒精的混合物,但我面前这一碗胡辣汤呢,前文所见的那个包、那个包就有不少,再说每个包里的材料,又多是复合物——

先说粉包:由玉米淀粉、小麦粉、食用盐、味精、黑胡椒、花椒、八角、小茴香、辣椒、肉桂、干姜、高良姜、丁香、草果、橘皮、白芷、芝麻、食品添加剂构成。

再说菜包:由大豆、豆丁、腐竹片、黄花菜构成。

本版统筹 董雪丹 插图 普淑娟

道源

投稿邮箱:zkbrdaoyuan@126.com

